

非凡十年看变化 喜迎党的二十大

我的住房梦

■特约撰稿人 池玉枝

十年前，我们一家三口在舞阳县承租租房住。房东是做星秤生意的。他有一处院落，堂屋带一间西耳房，室内空落落的，只刷白了墙体，铺了水泥地面。院中间接一根水管，没有砌水池，水龙头下面垫几块儿砖，洗衣洗菜、刷锅刷碗的水顺地流。院墙东边是荒地，野草丛生。厕所是大家共用的，贴着院墙的窄长过道挖个深坑，下雨天我们只能踩着砖头过去。我家租的是堂屋，靠堂屋东墙用石棉瓦搭建的一个狭窄的棚子就成了我家的厨房——四处漏风，也省得买排风扇了。寒冬，我们盖两床棉被睡觉，将棉衣夹在中间捂暖，早起才敢往身上穿。水管夜里会上冻，我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烧水管——在煤火炉上烧一铁壶开水对着水龙头

头慢慢往下浇，浇浇停停，拧拧晃晃，水管才慢慢解冻。浇开冻水管急不得，一壶热水劈头倒下去，水管肯定还是冻得死死的，拧一拧水龙头纹丝不会动，慢工细活才能把它“唤醒”。

那时，每次我推开父母在邮政家属院的房门，看到灶上那橘红色的火苗欢快地跳跃，心中就会期盼：什么时候我也能住上属于自己的房子。那时，在漫长的冬夜、在他人的屋檐之下、在一眼能够看穿屋内一切的地方，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过哪一天能住上自家的房子，一屋不求大，起居、做饭等哪一样都能在室内解决，免受室外风吹雨淋之苦就好。

10年后，我们一家三口也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在市区买了房。房子里有客厅、卧室、卫生间，有可以种植花卉和晒太阳的明亮阳台，

还有我书写文章的安静书房。一切都是我想象中的样子，一切又超出我的预期，温馨而美好。我终于告别了东搬西挪的租房岁月，自家的房子自己做主。我尤其满意的是，我们的房子里铺了全屋地暖，解决了取暖和使用热水的问题。一入冬，我再也不会用冰冷刺骨的水洗菜、洗碗、刷锅、擦桌子了，手再也不会被冻得裂口子了。

我所在的小区环境非常好。早晨，我先在电饭锅里煮上米粥，再下楼晨练，时有惊喜。早樱舞春风，桂花秋飘香……小区物业管理好，人车分流，私家车停放在地下车库，人们可以放心走路、活动，老人们坐在长椅上晒太阳、聊往事、拉家常。假期，小区里孩子尤其多，骑小车、玩轮滑、做游戏，热热闹闹，让人心生欢喜。

一次启迪心灵的交流分享

——水韵沙澧读书会“文艺小方桌”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陈思盈

一杯冒着热气儿的咖啡，一个充满创意的手作，一场开心的演出，一壶香气氤氲的绿茶，一次启迪心灵的读书分享……8月20日上午，新闻大厦六楼，由水韵沙澧读书会和民生证券泰山中路营业厅联合举办的“文艺小方桌”活动现场，50余名文学爱好者齐聚一堂，听5位投稿达人讲述报刊写作、投稿经验。

曲从俊——如何为文学期刊写稿投稿

曲从俊，男，1978年出生，河南漯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于2006年开始文学创作，曾任文学期刊编辑、记者，现任职于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作品散见于《长江文艺》《啄木鸟》《芥原》《朔方》《广州文艺》《海外文摘》《鸭绿江》等。

平时，因为报纸用稿有字数限制，所以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尤其是中长篇小说创作的曲从俊在《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上发表的作品稍少。他投稿的对象一般都是文学期刊。活动现场，曲从俊主要围绕自己给文学期刊的投稿经验，从作品投给谁、作品怎么投、如何对待投出的作品和如何咨询稿件处理情况四个方面分享自己的经验。

作品投给谁？曲从俊说，一是要对自己的作品有合适的定位（作品达到什么程度要有个基本的判断）。二是要对所投的刊物有基本的了解（报刊的用稿风格等），甚至对每个栏目都要用心研究。三是要投给刊物的哪位编辑。许多刊物编辑分工明确，与同一位编辑保持长期合作关系为宜。不要这次将稿件投给编辑甲、下次投给编辑乙，更不要将同一作品同时投给同一刊物的几位编辑——这是大忌。

作品怎么投？曲从俊说，作品写完了，投稿时一定要清楚所投刊物的用稿要求，就是说要按照要求投稿。现在多数刊物都设有公共投稿邮箱接受自由来稿，部分刊物还公布了栏目投稿邮箱甚至是编辑的个人邮箱。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是微信时代，编辑与作者会在不同的群里遇见，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尽量不要一句话不说就把稿件直接发送至编辑的微信，而是最好将稿件发送至编辑的电子邮箱。

如何对待你投出的作品？曲从俊说，一个作者对待自己作品的态度如何，从以下几个方面最能反映出来：其一，你的作品行文是否规范、表达是否严谨、排版是否美观等。作为写作者，大家或许会有相同的感受，越是成熟的作家，对待自己的作品越是严谨，甚至逐字逐句地抠。其二，表达要严谨规范，不要有错别字，不要出现语句不通顺等问题。作品写得不好是水平问题，但不认真对待自己的作品是态度问题。假如自己的作品自己都不认真对待，有什么理由让别人认真对待呢？认真对待你的每篇稿件，这既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编辑、读者的尊重。

如何咨询稿件处理情况？曲从俊说，如果你的作品达到该刊物发表的标准，或是编辑认为你的作品还有必要进行修改，那么编辑就会主动与你联系沟通。作者不必总是催问稿件刊用情况。一般的刊物等稿期限都是三个月。三个月时间没有收到用稿通知，你可以另行处理自己的稿件。如果对自己略有把握的作品，要在此基础上再多等待一周或半个月。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要求，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文学期刊的出版周期相对较长，要么是月刊，要么是双月刊。二是来稿量大。三是编辑处理稿件时除了十分重要的或者是某类急缺作品，一般都会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

曲从俊说，投稿和创作一样，都要用心对待。只要我们源源不断地写、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个文字，作品就会源源不断地发表出来。

宋守业——写作和投稿要做到“四要五有”“三不三忌”

宋守业，男，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召陵区作家协会主席，《河南文学》《经典文学》签约作家，《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特约撰稿人。曾在《中国人事报》《中国劳动保障报》《河南日报》《牡丹》《漯河日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随笔）、报告文学作品200多篇，计100多万字。著有长篇历史小说《恩义兄弟宋朝情》和散文集《情怀乡间》。

近年来，宋守业的文字越来越有味道了，尤其是他写的一批乡土情怀的散文，目前已经结集成书。平时，他经常为报纸尤其是党报文学副刊写稿，并总结出了自己“四要五有”“三不三忌”的投稿经验。

写稿前，要做到“四要”。一要写报刊需要的。在写作前要研究报刊的文风和要求，要做到顺应时令、顺应形势。二要写自己熟悉的。主要是指在素材的选择上要找到自己经历过或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的去写，不要道听途说、臆想揣测。三要写心里愿写的。不要受别人支配、强迫自己迎合某种需要。要写那些发自内心想写且大有不吐不快的文字，这样才能写得顺畅，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和所要展现的内心世界。四要写得得心应手的。主要是指在题材的选择上要做到术业有专攻。不要看到人家写的小说、散文、诗歌好，就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写别人擅长的。要结合自己的性格和特点培育出适合自己一百三分地的种子，并让它茁壮成长。

写作过程中要做到“五有”。一是要有静态的画面美。把要写的人物、环境等在大脑中勾勒成一幅画，然后用自己的想象和准确的文字描绘出来，体现出一种感官美，再用充满美感的文字铺垫，写出和别人不一样文章。二是要有动态的生活趣。找一些相关联的东西来当陪衬，使你要写的东西真正动起来、活起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并和你一起遐想出更多的趣事和更深的内涵、更悠远的意境来。三是要有吸睛的支撑点。要善于发现你要写的人、物、环境的亮点。也就是说，给要写的人、物、环境寻找一个支撑点，让读者能轻松地记住你的作品。这个支撑点很重要，它能给你的作品带来意想不到的力量。四是要有联想的升华语。不要把作品意境仅仅停留在你所要写的人、物和环境的表层，而是要对你所写的人、物和环境的过去或未来展开丰富联想，以理性思考写出它们的历史和未来意义，升华你所写文字的品位。五是要有足够的正能量。作品要避免低级趣味，尤其是为党报党刊写作品，更要体现满满的正能量。

写作后，投稿要做到“三不三忌”。“三不”主要是针对投稿过程所说，那就是不要自以为是的，不要乱投乱递，不要妄自菲薄。“三忌”主要是想给投稿后的作者来一个提醒，那就是忌埋怨、忌打扰、忌自弃。宋守业说，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先不要去追求发表了多少作品，而是要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所喜爱的事业，用写作去排解生活中的寂寞与忧伤、去展示工作中的成就与美好、去记录人生中的过去与现在、去畅想未来的美好与希望。

李季——“十字”投稿经验：针对性、时效性，细心、恒心

李季，生于20世纪70年代，河南固始人，现居漯河，自由职业，《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特约撰稿人。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散文百家》《散文诗》《散文诗世界》《雨花》《工人日报》《农民日报》等。

经常看《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的朋友一定会发现，李季的名字和他的稿件出现频率非常高。因为李季在读书、写稿、投稿方面非常用心，所以他每年在全国各地报刊的发稿量都在300篇左右。关于投稿，他总结出了“十字”经验——针对性、时效性，细心、恒心。李季说，作为文学爱好者，我们都在以相同的姿势飞翔，每个人都在认真生活、努力写作。至于我们能飞多高、我们的文字能走多远，不仅取决于文字功底，也和投稿的方式、方法密切相关。

李季说，投稿一要有针对性。好比猎人放箭，瞄准靶子才能命中目标。文学爱好者所投稿件基本针对的都是副刊，但副刊文章的种类也很多，按题材有诗歌、散文、小小说、书评、文艺评论等；按内容就更多了，包括乡土、乡愁、职场、生活、亲情、爱情、哲思等。这就要求我们投稿一定要有的放矢。二要有时效性。关于时令性、季节性的文章，他的经验是提前十天投稿。三要有“二心”：细心和恒心。细心就是对自己的稿件一定要认真，按报纸要求投稿，要求内容直接贴附件正文的就贴正文，要求发附件的就发附件。地址、电话、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开户行，都要附到文章后面。用笔名投稿的，一定写清真实姓名。各位编辑每天都要处理大量邮件，尽量为编辑省去不必要的麻烦。再就是要给作品起个好的标题，一

下就能吸引住编辑的眼球，让编辑愿意打开邮件看正文。恒心就是要持之以恒，不能三分钟热度，对自己就投几篇，没被发表就又灰心不投了。对自己的作品要有信心，没发表不一定是写得不好，可能是编辑没看到。特别是国家级报纸，全国各地作者都在投稿，我们投的稿子轻易就被淹没了，被编辑看到的机会很少，所以才要坚持投，投到编辑能看到。全国1800多家报纸，家家报纸都有副刊，阵地非常大，就看我们去不去投稿了。

安小悠——写作是最浪漫的事

安小悠，本名钮丽霞，女，1987年12月生，漯河郾城人，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现就职于开源集团，专业研究新媒体，《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特约撰稿人。曾在省市多家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

在《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的女作者队伍中，安小悠应该是发稿量最多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是她的工作态度。安小悠说，写作于她来说是一件最浪漫的事。她的作品之所以能够频频发表，一是文字功底过关，二是稿子立意新颖，三是用心和细心。

安小悠说，发表文章没那么多弯弯绕绕，写好才是硬道理。投稿不能盲投。副刊有时效性，什么时节写什么稿子，不要夏天写冬天的稿子。即使写得文采过人，发表的几率也不大。副刊有地域性，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投稿不能南辕北辙，写北方的稿件投给南方的报刊就不大会引起共鸣。投稿要有针对性。投稿前要把稿件主题写清楚，投给谁、什么题材、多少字都要写清楚，编辑根据需要挑选稿件，稿子的发表概率也会高一些。安小悠说，写作时的浪漫是她一个人的事，写作后的浪漫交给读者。如果自己的文章能让读者在忙碌庸常的世界感受到一丁点儿生活的浪漫，哪怕一阵春风、一场落花、一片月光……那她的目的就达到了。

朱丹丹——如何写好读后感

朱丹丹，西湖学校教师。曾被评为河南省最具成长力教师、河南省十大语文课改之星、漯河市优秀教师、漯河市骨干教师、漯河市师德标兵等，河南省语文优质课一等奖获得者。《教育时报》等媒体多次对其进行专题报道，在CN刊物发表教育教学文章逾百篇。

朱丹丹是一名教师，开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坚持写作并经常在微信公众号推出。她在写读后感方面尤其擅长，总结出了“叙议联结”四步法。朱丹丹说，标题是一篇文章的灵魂，也是给予读者的第一印象，一个亮眼的标题可以引起读者的兴趣。拟定读后感题目时可以采用主标题+副标题的模式，主标题点明文章中心，副标题介绍所读文章名称。

朱丹丹说，叙就是介绍原作。介绍篇名、特点、内容，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叙述内容时要简洁明了，三言两语说清楚梗概即可，不要长篇累牍地摘抄原文。议就是分析评价。每个人因为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活阅历不同，读同样的作品得到的感受不一样。所以此处可以阐明自己的观点，让读者明白你要从哪个角度来入手。联就是资料拓展。此处的资料拓展可以是与文章相似的，也可以是与此相反的；可以是来自其他渠道的，也可以是自身经历的，但都是在为自己的观点来进行佐证的。结就是篇末点题。在文章的结尾可以再次点明主题，既可以加深读者的印象，也可以确保不会跑题，还能有一种余音袅袅的感觉。



主办：水韵沙澧读书会
协办：民生证券泰山中路营业厅

挚爱 亲情

把爱留给最爱的人

■刘俊霞

今年，母亲78岁，父亲85岁。父亲身体还好，就是爱絮叨了；记性也还好，尤其爱背《本草纲目》——其实，我更希望他能记住昨天吃的什么饭、今天吃的什么饭。

有时，只要身边有精神矍铄的老人经过，我就会不由得去猜测他们的年龄，并且心生羡慕。因为我突然发现，我的父母老了，特别是母亲。

母亲不爱动了、不爱做饭了，也不爱看电视了。后来，她连走路都是小心翼翼的，不敢迈步。有一天回家，我看见母亲呆呆地坐在家里，什么也不做。我问她为什么不看电视，她说看不清也不想看了。母亲有白内障我们是知道的，还有伴随了她几十年的糖尿病、心脏病。但我还是决定给母亲做手术，我不想看到她茫然的眼神、笨拙的行动。特别是有一次回家时，我看到她手上贴着创可贴，就问她怎么了。母亲说冰箱里的杯子打碎了，她去收拾时看不清，用手去摸就被划破了。她轻描淡写地说，我的心却是沉重无比。

平时总觉得自己时间不够用，工作、应酬、出游，把回家陪父母当成了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每次走的时候，我对父母的挽留还有点不耐烦。

决定给母亲手术了，我把手头所有的事情都放下，不再给自己拖拉的理由。术前检查准备，母亲像个孩子般听我安排：从这栋楼走到那栋楼，电梯出来再进去……她没有一句抱怨和牢骚，只是紧张。临床的一个大姐也做手术，她说怕打针对。母亲说：“我不

别样 情怀

离开手机过一天

■特约撰稿人 王春红

带着想要回归朴素生活的想法和自我挑战的豪情，一大早，我用手机处理了必要的事情之后，便将手机关机。开始时，我内心有一点儿忐忑：如果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情需要我，别人找不到我怎么办？但转念又想：能有十万火急之事找我的人无外乎最好为亲近的亲友，他们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分分钟找到我的。

有了这样的想法后，我的心情也变得轻松起来。我开始为一篇早已写了开头却搁置好几天的文章细细思忖、慢慢体会，居然来了终日盼而不得的灵感。此时我大脑灵光、专注，手在纸上写个不停，手的速度一度跟不上大脑的速度，只好用狂舞的字体布满页面。未了，我长舒一口气，顿觉神清气爽。对于一个喜欢行走于文字世界里的人来说，当文字的方阵列队完毕，无论它的质量如何，都是一种生活和思想的梳理，已然完成使命。

送孩子去上书法课后，我很快返回家中，拿起一本散文集来读。书香氤氲中，我似在平行世界里穿行、似在时光中神游、似在梦境中沉醉……合上书后意犹未尽，美好的文字带给心灵的不只是故事、生活、情节等这些具体的内容，更有色彩的起伏、声音的叩击、爱恨的震撼、悲喜的起伏……虽然我多年来读过许多书，虽然也有一些感悟，但鲜有如此真切而细腻地思考过。是的，一条路，只有走得足够长，才可以看到未见的风景。

去接孩子时，我仍然不带手机。想到以前外出忘带手机我必定火速返回去取，若时

怕打针，怕做手术。”我和妹妹相视一笑：多孩子气的活。

手术开始前，我和妹妹把母亲送进手术室。我怕母亲害怕，安慰她说：“别怕，没事，很快就好了。”她点点头，像个孩子似的无助而勇敢地跟着医生走了。我们一直看着她消失在通道的尽头，忐忑不安。手术结束后我和妹妹搀扶母亲上楼，我握着她的手，很凉。第二天，母亲眼上还蒙着一小块纱布，要避光。母亲会时不时地掀开纱布，高兴地说道：“我能看见了，看得很清楚。”我们都松了一口气，觉得动手术这个决定很正确。回家了，看着母亲又能大步大步走路了，我心里很安慰。一个星期后，母亲又沮丧了，本来说好的为另一只眼睛做的手术也不做了。她说，好像手术效果不好，又有点儿看不清了，眼有时还会疼。再带她看医生，继续用药，她的心情又好起来。

有一天，我忽然记起曾经看到的一篇文章：一个资产几千万的富翁经常带着90岁的母亲谈生意和应酬。他放心，母亲也高兴。如今，母亲能随时出现在我的视野，我的心里也特别踏实。母亲的愉悦也是显而易见的，她很高兴我们能在一起。我又想：我们常常会以“父母老了，不愿意出去了”为理由骗自己，然后开心地跑出去，假装看不到父母依恋的目光。如今，母亲成了“孩子”，把孩子当成了依靠，说话小心翼翼、做事畏畏缩缩；我们则成了高高在上、有很多借口不回去的那个。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最爱我们的人和我们最爱的人吧！只要还在，一切都来得及。

间已经来不及，内心必定怅然若失，甚至十分恐慌，如果一个忘记佩剑就策马扬鞭的侠士，有底气不足、英雄末路的无奈。这一次，我气定神闲地站在一群手捧手机的家长群中等待孩子、观察人群，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在低头看手机。孩子们已陆续从教室走出，一些父母太沉醉于手机的世界，孩子便在人群中认真找寻——所谓的家长接孩子，变成了孩子找家长。这一次，我盯着教室出口的地方，迎接女儿寻找的第一束目光，未曾让她有片刻焦虑。

午休时间，我在半梦半醒之间听到蝉的鸣叫。在骄阳当空的午后，它以声音的力量与天公试比热情，高亢嘹亮、清晰无比。我在心中默数着有几只蝉在合奏此曲，想象着它们分别潜伏在距我多远的枝叶之间、还有多少时光可以这样纵情高歌……

晚上六点，脱离手机的时光结束。开机后，我打开微信，果然有很多未读信息。但仔细看，真的没有特别急的事情。我知道，这一天世界依然很热闹，繁忙的信息依然在充满信号的空气中飞速传输。如果我只是迎向它们，它们就会像锐利的刀锋将我的时间之锦撕裂为无数的碎片；如果我毫无目的地看手机，可以在浑然不觉中消磨掉很多时间，而那些碎片化的信息则像水流无痕，终究是没有自己的东西，终究是终日忙忙碌碌却一无所获。

我知道，我们的生活真的离不开手机，还有其他很多东西都离不开。但我们也远没有被万事万物有须臾不离的需要，必要时给心灵放个假，回归简单朴素的生活，真的是一种必要的生命体验。

那时青春年少

■特约撰稿人 张一曼

时间真的很奇妙。它在我们的生命里流淌，一边刻录，一边创造。18岁就毕业参加了工作，所以我把青春定义在漯河师范读书那三年。15岁之前的世界还没打开，18岁之后的世界又太过复杂。而这之间的三年，才是专属于我自己的光阴，由我自己审视、判断、抉择。

记得那时，我参加了学校的勤工俭学，劳动任务是清理校园里滞留的垃圾。虽然那次勤工俭学占用了我大量的课余时间，但做的事情又很是脏累，最后也只挣了几十块钱，但它亦如一朵素雅的花，点缀在那段时光的锦上，想到就觉得美好。

参加勤工俭学的同学里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幼师班学姐。喜欢她是因为看到过她的芭蕾舞姿——她纤细的四肢和清瘦的身躯传达出的情感令我感动了许多。让我惊喜的是，在舞台上那么不染尘埃的她竟也参加了勤工俭学，且干起活来一点儿不含糊，不嫌脏、不嫌累。我还见过她吃饭，满满的一大饭盒。我当时想，她吃那么多，竟还那么瘦。虽然直到毕业也没和她说过一句话，但是我已视她为偶像。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会幸运地遇见一些美好的人，相熟的、陌生的，他们如同灯塔般存在，带给我们对美的憧憬、对未来的向往。那位跳芭蕾舞的学姐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让我看到了雅与俗、刚与柔的融合，并让我开始思考更多的美的外延。

我记得那时看过的第一本小说，记得在影院看过的最喜欢的《秦颂》，记得七八个少年骑着单车去十五里店看桃花，记得在鸡公山写生的秋日里发现的野生毛栗子，记得我们办过的画展，记得那时我们蔑视一切的勇气，记得校园里风吹来多少少女暗生的情愫……那是我亲自演绎的少年的模样，懵懂无虑，有时也荒唐；那时的自己像是一颗逐渐成形的种子，鲜活又略显扁平。

那时，临交通路的那栋楼上有一间是我们的画室，我们在那里画画、交谈，录音机里播放着流行的歌曲；那时，人民公园还没有免门票，我们总是在售票窗前结伴前往，鱼贯而入时就说好要玩够一整天才出来，觉得那样就是占了很大的便宜；那时，傻瓜相机里的胶片需要拿去冲洗，一张五毛钱显得格外有纪念意义……

如今，走在通往曾经校园的路上，已是不惑之年的人，当初清澈的一颗心早已几经风雨。生活的画卷也徐徐展开，或黯淡或明艳，总归逐渐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曾经仰慕着美丽的舞姿，在我身边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那些美丽的身影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让我的生活不再那么粗糙。